

花木兰扫北

湖南出版社



〔湘〕新登字 001 号

花木兰扫北

王润生 郝艳霞

湖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长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9

字数:208000 印数:10001—15000

ISBN7—5438—0740—8

I·82 定价:6.20 元

内 容 提 要

唐初，北方东突厥打来战表，唐高祖命秦王为监军，秦琼为元帅带兵北征；因兵力不足，又派柴绍、王君可分两路征兵。河南商丘有位孝女花木兰，改扮男装，替父从军。校场新兵拔萃，花木兰连胜二将，摆阵困住王君可。军情紧急，新兵难以在限定日期内赶到瓦口关。柴绍、王君可束手无策，花木兰出谋，柴驹马舍宝买马，花木兰等被擒施计脱逃，欺骗公主、大闹长山关。由于她才智超群，被提拔为新兵先锋官。大军来到黄花岭，秦王与秦琼失踪，于是引出花木兰识破机关当元帅、金冠枪巧斗莲花枪、六合枪初会少林枪、老火夫笑耍大太子、贺元章下山暗寻妻、豹尾戟迎战黄幡戟、谢天来笑耍二公主的故事。

铁牛关突利可汗与元帅王俊设计，以秦王、秦琼做人质，以摆分尸会为名，引唐将入关，双方定下十阵定输赢，又引出三箭射出凤凰旋窝、凤凰卧窝、凤凰夺窝，一箭射双鸡、尚志“千里倒爬牌”、花木兰巧用龙凤镯、王俊施放狡猛兽、活人跳油锅、雷轰金亭馆等热闹故事。花木兰识破诡计，率众将暗中撤出金亭馆，徐懋功下山摆大衍阵，捉住王俊；花木兰夜入飞

鱼洞，智求秦王，攻下铁牛关。

不料，秦王却是假的，真秦王已被突利带走。花木兰带领其弟花木棣（少林弟子）与齐朋、侯登、尚志前去追赶，误入桃园，被碧龙滩飞虎峪寨主“飞天大圣”鱼成之女“挽云追电一阵风奔月嫦娥”鱼化凤所擒。其母放走五人。鱼化凤用浊目球打伤花木棣、尚志，飞虎沟石家店少店东“朱弓赤矢赶妖狐射日后羿”石天龙治好二人。侯登等四人夜晚二次探山，石天龙戏耍侯登，连胜二太子与六耳猕猴陆天雕，正与丑面佛大战，鱼化凤的师父地哑仙赶来，用鱼尾毒鞭打伤石天龙。突然，蹿来一只“熊”救走石天龙。花木兰偷听石天龙与其师天聋叟的谈话，得知天聋叟与地哑仙原是少林寺三祖的二位弟子，三十年前，地哑仙被天聋叟踢了一脚，忿然离开少林寺，苦练本领，要雪一脚之恨。花木兰随机应变，巧赚天聋叟，智逗地哑仙。

突利可汗请来塞北三绝：云里神雕、铁扇仙、凌霄居士，又引出一段鱼化凤球打凌霄居士，天聋叟戏耍铁扇仙、义救地哑仙，丑面佛打暗器自食其果，天聋地哑斗神雕，花木兰使天聋地哑解旧怨等热闹故事。最后，颉利可汗派人求和，花木兰得胜还朝，辞官回乡。

本书传奇色彩浓厚，情节新奇曲折，语言通俗流畅；有情有趣，可读性强。

目 录

第 一 回	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兵挫将威挥旗布阵	(1)
第 二 回	花木兰施计出龙潭 秦叔宝抖威入虎穴	(16)
第 三 回	金冠枪巧斗莲花枪 六合枪大战少林枪	(33)
第 四 回	小英雄怒打李如珪 老火夫笑耍大太子	(50)
第 五 回	大太子打猎巧学艺 贺元章下山暗寻妻	(65)
第 六 回	齐国远哄骗玉金龙 豹尾戟迎战黄幡戟	(80)
第 七 回	花木兰盛待小英雄 谢天来大闹银安殿	(93)
第 八 回	设毒计大摆分尸会 用妙策智斗王金龙	(110)
第 九 回	展奇智巧用龙凤镯 施毒谋计放狻猊兽	(126)

第 十 回	徐懋功调兵摆奇阵 花木兰率将救秦王	(141)
第 十 一 回	救秦王入洞会群英 追突利进园遇娇女	(159)
第 十 二 回	小白猿笑戏鱼寨主 美姑娘怒打蒙面人	(174)
第 十 三 回	鱼兴霸仗义娶少妇 老哑巴献艺收幼徒	(190)
第 十 四 回	少店东脚踢鱼化凤 地哑仙鞭打石天龙	(205)
第 十 五 回	天聋叟庙内吐真情 花木兰园中牵红线	(221)
第 十 六 回	假冒名巧赚天聋叟 真用计智逗地哑仙	(234)
第 十 七 回	鱼化凤怒伤司马亮 天聋叟义救地哑仙	(249)
第 十 八 回	了旧怨天聋斗神雕 借剩勇秦王追突利	(264)
后 记		(282)

第一回

女扮男装替父从军 兵挫将威挥旗布阵

三韬六略藏心间，
大智大勇写奇篇；
女中英豪谁为首？
替父从军花木兰。

隋炀帝荒淫无道，穷奢极侈，天下大乱，烟尘四起。太原留守李渊带兵占领京都，登极坐殿。因为他过去是唐国公，所以定国号为唐。正当他要平灭各路草头王之时，北方东突厥颉利可汗兴兵来犯。于是，李渊命次子秦王李世民为监军，秦琼为元帅，徐懋功为军师，尉迟恭为先锋，率五万人马出征。因唐朝刚刚建立不久，又多经战事，所以兵力不足。秦王李世民率领兵将先行一步，李渊命京营殿帅王君可和驸马柴绍分两路去征兵，限定在四十天内务必征两万新兵，逾期格杀勿论。

不表出征，单说征兵；不表柴绍，单说王君可。王君可坐镇河南商丘县，四处张贴告示，写明征兵的宗旨，限十天内将兵征齐。

商丘县有个村子，只有七十八户人家，叫靠山庄。地方挨

家送信儿：靠山庄征兵十名，望各户赶紧应征。征了九天，只有九名应征，差一个怎么办？地方没法交差呀！按花名册一查，查出一人，此人已五十九岁，离免征的岁数还差两个月，而且常年有病，本应免征。常言道：当差的会搪塞。上边要征十人，不如数征来，岂能过关？干脆，不管瘸老病瞎，凑够十人往上一送就算交差；到了上边，不合格许你不要，反正我是如数征来了。

这位病老头儿，若是地方的亲朋，也就想法子免征了。此人乃是个外来户，搬到这里将近廿年了，日子过得不富裕也不算穷，可是，他脾气很倔，地方沾不上他一点儿光。象这样的人，您说地方能不征他吗？他家住在村东，院内有五间北房，院墙是用篱笆圈起来的。地方一进院门就高喊：“花老头儿你大喜啦！恭喜你应征了，当兵立了大功，可以弄个一官半职！”

您说这小子多损哪，进院他先说风凉话。

东屋炕上躺着一个老头儿，要是站起身来，有七尺多高，虎背熊腰，面似银盆，五官端正，一部黑胡须。看样子年轻时是个俊俏男子。他有病躺在炕上，不能起来，一听地方进门说四楞子话，心中很恼火，哼了一声说道：“你等着吧！等我做了官，好好地赏你！”

旁边屋里的老太太一听，就知道老头子又犯了倔脾气。心说：“征兵的信儿，咱们早听说了。如今找上门来，去倒没关系，可有病去不了呀！象地方这路小人，跟他说好的还说不过来呢，何必得罪他！”她赶忙掀起门帘儿出来说：“哟，他苟大叔，您怎么有工夫串门儿来啦？快到里屋坐！”

苟地方一听，心说：“花老婆子你别来这套，花老帮子你别牛气，就是把你的名报上去上边不批，我也得把你折腾到商丘县，叫你不死也得脱层皮！要不然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！”

这小子是软硬都不吃呀！

他说道：“我是夜猫进宅——无事不来呀！上面下来征兵令，向咱庄要十个人。花大哥在册，给你们送个信儿，赶紧收拾收拾，明天启程到商丘县报到。如果耽误了，格杀勿论！你们快点儿准备吧，我还得到别的家去送信儿！”

老太太说：“他苟大叔，你大哥他有病呀！”

“嫂子，你跟我说也没用，明天叫大哥到商丘县找王元帅说去，元帅如要说不去，自然就可以免征啦！”

老太太还要央求地方，只听屋里老头儿厉声说道：“何必跟他费唇舌！”

老太太怕惹老头儿生气，不敢多说了，苟地方扬长而去。老太太进屋说：“你有病去不了，县官不如现管，不求地方求谁呀？”

老头儿说：“跟这样的狗屎奴才说有什么用？给我收拾收拾，明天我去！”

老太太一听老头子要去，急哭了。西屋里的小姑娘赶忙来到东屋，抱住娘也跟着一起哭。娘儿俩正在着急，猛然间听篱笆门外有人高喊：“花弧老伯在这儿住吗？”

老太太急忙擦干眼泪，把孩子打发回屋，出来一看，见篱笆门外走进一人，有二十来岁，面如白玉，浓眉大眼，头戴壮士帽，身穿箭衣，肋挎一口宝剑，一身武士打扮。老太太瞅着这人有点儿眼熟，可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，忙问：“你找谁？”

“我是邻村黄土坡的，叫周天佑，这次应征当兵，我父怕我这个愣头青吃亏，知道花老伯当过兵，打过仗，才叫我来找花老伯，明日跟他一起去商丘县城报到。要是一起去，还可能派在一个营里，有个什么事儿，老伯还能多关照，多指点。”

老太太说：“好吧，壮士先进屋。老头子有病，只怕去不了。”

“伯母尽管放心，小侄可替老伯分忧。”

这位壮士说着进到屋里，往炕上一坐就跟花老伯聊上了。那可真是山南海北，海阔天空，无所不谈哪！唠了有半个来时辰。突然，那位壮士站起身来说道：“我若替父从军，二老意下如何？”

两位老人听罢，不由一愣，那位壮士又说：“孩儿装扮得不错吧？连爹娘尚未认出，外人就更看不出来啦！”

两位老人一听，仔细观瞧了半天，才看出来是自家的大姑娘。

那位问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位装扮壮士的大姑娘是谁？

书中交代，这老头儿姓花名公义，花公义的哥哥叫花公魁，乃是隋朝镇守金堤关的总兵。花公魁手下有四员副将：马三保、段志贤、刘弘基、殷开山。当年秦琼秦叔宝走马取金堤，花公魁阵亡。花公义携带家眷逃出金堤关。马、段、殷、刘四人投奔了李渊。花公义逃出来之后，来到这靠山庄隐居下来，改名叫花弧。妻子蒋氏，生二女一男。长女叫木兰，次女叫木蕙，儿子叫木棣，一家五口在此度日。

说起花木兰的名字来，还有一段小故事呢。原先，花公义家种了一棵木兰树，养了数年没开花；可是，就在生下长女的时候，花开了，而且开得很茂盛。花公义两口子为了讨个吉利，就给女儿取名叫木兰。

花公义有块心病，就是想找秦琼为兄长报仇，可秦琼已是李渊的元帅，自己身单势薄，这个仇眼下根本报不了；仇不报，又不甘心，久而久之，酿成大病。

花木兰自幼随父习武，后来又跟一位老隐士学艺。那位老隐士把自己一身绝技都传给木兰。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排兵布阵，斗引埋伏，三略六韬，兵书战策，木兰无一不知，无一不晓。

如今，她见苟地方刁难她父亲，而弟弟花木棣投师学艺去了，没有在家，所以她才要替父从军。可自己是个女孩家，怕父母不让去，思前想后，心生一计，先女扮男装，而后再劝说父母。

这招儿果然有效，花公义两口子出于无奈，只好让她替父从军。

次日清晨，苟地方前来催促，木兰顶替父亲花弧去从军。那年头，征兵可以找人顶替。苟地方把应征十名新兵送到商丘县城。来到衙门，地方把这十个人交与副将刘仁。刘仁乃是刘弘基之子。他与殷开山的儿子殷涛同随王君可来此征兵。刘仁、殷涛见兵已征齐，心中非常高兴，报与王君可。王君可说：“这些人中有新兵，有老兵，明日让他们在校场上献献艺，论武艺升赏。”

次日，校军场上，王君可令刘仁、殷涛把一万新兵分成两队，由他二人各统领五千，把要献艺的名单报上来。王君可、刘仁、殷涛三人在将台上坐定之后，叫他们当场献艺。等叫到花弧时，正赶上王君可走过来。他看这个新兵身体单薄，问道：“你会武吗？”

花木兰见元帅看不起自己，赌气说道：“不但会，而且武艺高强！”

王君可心想：此人看着挺机灵，怎么不会说话呢？说道：“你练练，我看看，如果练得好，本帅自有升赏。”

花木兰说：“这么一个人单练，即使练得好，真到了战场上厮杀，也不见得就管用！”

“依你怎么办？”

“我看就是胜了所有的新兵也没多大意思，我要跟将官比试比试！”

王君可一听，腾的一下子火气就上来了，心说：眼下称得上将官的就是我与刘仁、殷涛，这个年轻人也太猖狂啦！

当初，王君可是瓦岗寨的五虎上将之一；归顺李渊以来，屡建奇功；如今是征兵的临时元帅。他虽然对花木兰很不满，但是，还能沉住气。可刘仁、殷涛二位就不行了，说什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去，尤其是殷涛，脾气特别暴躁，忽地一下站起来，说道：“来来来，咱俩比试比试。胜了我，这五千兵就让给你统领！”说着，蹿上前去，左手一晃，右手照花木兰面门就是一拳。

花木兰见殷涛身高九尺，膀大腰圆，紫脸钢髯，看样子力气小不了，就用自己右手一磕殷涛的右手，殷涛见势不妙，急忙撤回右手，花木兰乘机上右步一转身，用脊背去撞殷涛的前胸，这叫靠山背，一下把殷涛撞得往后倒退了几步，噎噎噎噎，怎么也站不住了，扑通！摔了个仰面朝天。

刘仁一看花木兰胜了殷涛，对花木兰说道：“花弧，你胜了殷涛，只能带五千兵；如若再胜了我，我把这五千兵也交给你！来来来，你我马上一战！”

花木兰打量刘仁，只见他二十多岁，七尺多高，面似敷粉，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银盔银甲，胯下白马，手握亮银枪。

有人牵过马来，花木兰上马摘枪，二人一照面，刘仁用枪一扎花木兰，花木兰并不躲闪，用枪尖找他的枪尖，叫道：“撒手！”

刘仁还真听话，手中枪怎么也拿不住了，嗖的一下，飞了出去。他都不知道怎么输的。

这一来，王君可的脸儿可挂不住了，来了爷儿仨输了俩，自己如果不上去较量，显着怕这位新兵似的。于是站起身对花木兰说：“来，咱俩比试比试。”

花木兰一笑：“您是老前辈老英雄，晚生与您交手岂不是欺

师灭祖！输给您倒没什么，知道的，是您承让我；不知道的，定会说我藐视前辈。再说，俩人动手，即便胜了，也只是匹夫之勇。如今征兵出战，要的是智勇双全之材。常言道：将在谋而不在勇，兵在精而不在多。当年霸王虽有举鼎之力，却败在韩信之手；孙臆虽乃残疾之人，可是，在马陵道却制死庞涓。您为帅多年，通晓排兵布阵，您我二人可摆阵一比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”

花木兰这是打算给王君可留点儿脸面，免得他比武输了下来台。

王君可虽说不够个帅才，可这些年跟秦琼、徐懋功也学了不步排兵布阵的学问，听花木兰这么一说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心说：“你小小年纪，胎毛未退，乳臭未干，竟如此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！待我教训教训你！”他绰起令旗，把刘仁、殷涛和两个校尉张立、赵凯召到近前，附耳低语一番，四人下去；王君可把令旗一摆，五千兵在下面走动，工夫不大，摆出一座阵势，问花木兰：“你可认识此阵？”

花木兰一看，说：“此乃三才阵。”

“你能破否？”

“待我试试。”花木兰上马提枪，闯进阵去。

王君可又把令旗晃了几晃，变成八门金锁阵。花木兰看罢一笑：“哦，变成八门金锁阵了。”她胸有成竹，很快就把这阵给破了。

花木兰回到将台，王君可还不服气呢，问道：“你可会摆阵？”

花木兰说：“倒也略知一二。不过，晚生乃新征来的兵丁，无权调兵，如何摆阵？况且，晚生摆的阵岂能瞒得过王元帅？”

花木兰这是给王君可一个台阶下，意思是凭我方才的能为，你委派我个官职就得了。以后我立了功，你们再另行赏。

没曾想王君可却以为花木兰不会摆阵，以此推托。于是，下了一道令：“众三军听真，本帅把一万兵皆交花弧执掌，尔等听他的调遣。如有违令者，格杀勿论！”说完，摘下宝剑，交给花木兰：“谁若不听令，当以此剑诛之！”

花木兰接过宝剑，把刘仁、殷涛、张立、赵凯叫到近前，说道：“尔等必须依令行事，如敢违令——”说着，一挥宝剑，手起剑落，喀嚓一声，把桌子砍去一角，“如同此桌！”

四人吓得齐声说道：“遵令！”

花木兰手拿令旗，摆来摆去，不大工夫，将阵摆好，对王君可说：“请元帅观阵。”

王君可看罢多时，看不出这是什么阵，心想：“凭我堂堂的元帅，识不出小孩子摆的阵，这也太难看啦！”张口说道：“此阵乃是颠倒迷踪阵，不管你管它叫何阵！”

他这意思是：我管它叫颠倒迷踪阵，你如叫别的什么阵，也只能说叫法不一样，不是我不知道。

花木兰微微一笑：“元帅既识此阵，还破它吗？”

王君可本应就此找个台阶一下就得了，可他心里想：我乃堂堂元帅，如果闯进阵去，谁还能奈我何？我怎么还出不来呀？他想到这儿，说道：“我来破！”他下了将台，闯进阵去。

进了阵，正碰上刘仁等四将。刘仁说：“请元帅原谅，我等实出无奈，不敢违令！”

没办法了，王君可只得动手。他一口大刀勇杀四将，真不愧是瓦岗寨的五虎上将，虽是身陷重围，却丝毫没有慌乱。

花木兰在将台上看罢多时，见王君可不识此阵，毫无章法，只凭勇猛，闯不出阵去，正要给元帅找个台阶下，只见外边跑来两匹战马。马上二人，头一位黄脸金甲红袍，手提金背砍山刀；第二位紫脸银甲绿袍，手提三停大刀。二人也不答话，飞

马闯进阵去。花木兰一皱眉，手中令旗摆了九摆，阵势骤变，把这二位也困在阵里了。

正在这时候，校场外炮响，来了一队兵马，为首一人四十多岁，面如古月，一部黑须，头戴乌纱帽，顶门镶玉，身穿大红袍，腰横玉带，足登厚底靴，肋下挂一口宝剑，来者正是驸马柴绍柴乐天。

柴绍与王君可乃是贾柳楼的结拜弟兄，他把一万兵征齐后，命儿子柴金铎带领奔赴瓦口关。他怕王君可误了期限，前来催促，才带马三保之子马庆、段志贤之子段林赶到这儿。马庆、段林二人刚到，见王君可被困阵中，就冲进阵去帮助闯阵，没想到也被困在阵内。

柴绍派人一问，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，他来到将台下说：“请花壮士下将台，我有话说。”

花木兰走下将台，有一人引见，她跪倒叩头：“草民花弧参拜驸马千岁！”

柴绍说：“壮士少礼，你快快传令把阵撤了。”

花木兰走上将台，把令旗一晃收了阵。王君可盔歪甲斜，带缓袍松，那狼狈相就甭提了。他心中还不服呢！

他正了正盔甲，紧了紧袍带，与柴绍先见了礼。柴绍告诉他，军情紧迫，期限又缩短十天。王君可听罢，倒吸一口凉气，说：“本来时间就够紧的了，如今又缩短十天限，怎么赶也赶不到哇！可军令如山倒，谁敢抗命不遵！这怎么办呢？”

柴绍说：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二十天内，谁能把兵带到瓦口关，我二人就在秦王面前保他做先锋官。”

王君可无奈，只得传令：“哪位能在二十天内领兵到达瓦口关，就依驸马之言，保他做先锋官！”

众兵将都不敢讨令，花木兰过来说：“在下倒有个馊主意，

定能如期到达瓦口关，不知该说不该说？”

柴绍、王君可忙说：“什么主意？但讲无妨。”

花木兰说：“如若用这个主意，二位得破费破费。”

“怎么破费法？”

“得赶紧买一万匹马，可又没那么多银两。在下以为，王元帅的玉环金带与驸马爷帽上的碧玉足够把马买齐，再把粮草备齐，王元帅前头开路，所有兵将有赶上王元帅一里地者，升一级；驸马爷断后，谁落在驸马爷的马后，格杀勿论。每人一匹马，吃、喝全在马上，跑百里后休息一个时辰。如能提前赶到瓦口关，元帅、驸马定有封赏。”

柴绍、王君可听罢，觉得这个办法很好，便摘下碧玉、玉环金带，交给马庆、段林、殷涛、刘仁，命他们四个人带人前去买马，过晌，马买回来了，大军启程。

大军昼夜兼程，一连走了十九天。若是按这个速度，第二天定能赶到瓦口关。可是，就在这天下晌，大军歇息了一个时辰，刚行进不远，在一道大岭前，被一队突厥兵马拦住去路。

王君可犯愁了：如若交战，耽误工夫不说，伤亡肯定小不了！因为除了自己能上阵之外，殷涛、刘仁、马庆、段林武艺平常，其余都是新兵，还都没受过训练呢，更甭说打仗啦！那不等于白白送命吗？这仗没法打呀！如若不打，掉头逃跑，绕路奔往瓦口关，那么，突厥兵将肯定要追杀。那样一来，不但伤亡大，而且会四分五散，那不就全完了吗？

王君可找来柴绍商量，柴绍也束手无策。

正在这时，花木兰上前对王君可说道：“请元帅给我留下殷、刘、马、段四员将和五百兵马，有什么事儿我们顶着，元帅和驸马爷带兵赶紧绕道去瓦口关。这样，即便有伤亡，也只是这五百人马。”

王君可此时才觉得花木兰够个帅才，回头对柴绍耳语几句。柴绍便对花木兰说：“王元帅打算收你为弟子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花木兰跪倒在地，说：“师父在上，徒儿有礼了。”

王君可说：“贤契起来吧。我已和你柴叔父商量好了，你暂为副将，带殷、刘、马、段四将及五百新兵，待见到秦王和秦元帅时，再保你官职。”他安排完了，同柴绍带领大队兵马绕路奔瓦口关而去。

书中交代，这道大岭乃是东西突厥的分界线。大岭以东为东突厥，西面为西突厥。山口处修的那城门叫长山关。守关之人乃是东突厥赤壁宝康王颉利可汗的岳父，复姓宇文单字名宝。此人有万夫不挡之勇。他有两个儿子，两个女儿，两儿子叫宇文龙、宇文虎；大女儿宇文凤嫁给了颉利可汗，小女儿宇文鸾，尚未出嫁。宇文宝和二子一女四个人分别把守东南西北四门，宇文鸾把守西门。有人来报说西边来了无数人马，宇文鸾才带人出关，列队拦住唐军去路。

花木兰看见人家的兵马已摆开阵势，说道：“殷涛听令，你去迎战来将！”

殷涛说声“遵令”刚要走，花木兰又说：“且慢！你可知这仗如何打？”

殷涛说：“如何打？用手打呗！”

花木兰说：“你去迎战来将，胜也可，败也无妨……”

“那我就别过去了，打仗不打赢还打个什么劲儿！”

花木兰又说：“此次交战，只为拖住对手，让大军顺利绕路而走。所以，败了也无妨，即使被擒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！”

“哎哟，我的妈呀！那我还活得了吗？”

“违令格杀勿论！”花木兰没工夫跟他多费口舌，厉声说道。